

平生第一次去抚州，王安石、曾巩、陆九渊和汤显祖的故里，历史上文化名人辈出之地，尤其是汤显祖已经成为抚州重要的文化名片，他的“临川四梦”不仅迷倒戏曲界几百年的名宿名角，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经典，所以去抚州最重要的是叩访“戏圣”汤显祖先生。

我们是在“三翁花园”和他相逢的。何谓“三翁花园”？汤显祖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。为什么把三个不同种族和国籍的艺术家放在一个花园里？答案简单而又直接：三个艺术大师虽然生不同岁，但却都在公元1616年辞世，1616，仿佛魔咒。

在我的记忆中，许多作家都以我说的“魔咒”方式相约在一个时间离世。譬如我的老首长、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先生与《诗刊》老主编邹荻帆就是在1995年9月5日同一天离开我们的，唯一不同的是邹荻帆在早晨八点，冯牧在下午两点。

另一个例子是我在中国作协办公厅工作时碰到的，1989年正月的两天间，我们先后送走了中国作协副主席、新疆诗人铁依甫江，书记处常务书记鲍昌和中国作协理事、湖南作家莫应丰。

“三翁”在1616年离世，他们生前不曾相识相知，但在身后却有幸在抚州这片文化热土上聚首，用他们的作品昭示着一种文

魔咒 福咒

高洪波

化精神和品格，对于汤显祖而言，这里是他的生老病死的故里，他年少时是神童，青年时是才子，从政时是廉吏和名宦，退休后是诗人兼剧作家，他20岁时秋试完毕因簪落水而题的西山云峰寺墙壁两首小诗，清新奇绝：“搔首向东林，遗簪跃复沉。虽为头上物，终是水云心。”“桥景下西夕，遗簪秋水中。或是投簪处，回缘莲叶东。”被达观禅师认定禅心佛缘厚重，想劝引汤显祖出家，可惜他的父母都是道教信徒，让汤显祖一生都在儒、禅、道三家之间徘徊，但最终归依于大美的艺术。

莎士比亚以诸多戏剧名世，他的存在使得英国乃至英文成为人类文明史的前几位排名。记得青年时节读到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，译者屠岸，为其中若干妙句折服，以至于和屠岸先生相识的第一次见面，脱口背出两句莎诗：“四十个冬天围攻我的额角，在美的领域掘深沟浅槽”。屠岸先生一乐，说这是我20岁时翻译的。

塞万提斯的《堂·吉珂德》在中国几乎尽人皆知，但他的铜像却早在三十多年前就

来到了中国，耸立在北京大学校园内，铜像下有一片绿茵如席的草地，是北大学子们经常聚会的著名场所，1988年5月我求学北大，写过一首小诗《过塞万提斯像》：

好长的行旅，好倦的过客，你一路驰驱数百年，终于在这里停止跋涉。用青铜的目光，扫描绿地蓝天，向年轻的伙伴们，快乐地催眠。

西班牙骑士，那绝妙的唐·吉珂德，成为你永恒的身影。以致我们与你合影时，常惋惜身旁，少了一架风车……

“堂”“唐”通译，我取了一个中国人熟知的“唐”，这也是最早读到的译名。

写这时只认定塞万提斯走到北京大学便止步了，不料想三十年后在抚州又与老先生重逢，不是缘分又是什么？

“三翁花园”里矗立着三翁的青铜雕像，他们都具有了我诗中写到的“青铜的目光”。公元1616年，疾病和死神夺走了三翁肉体的生命，可时代却通过他们的心血与才华铸就的文化精品，使三翁重生而且不朽，这是命运，也是文运和国运使然，所以徜徉在风景秀丽的“三翁花园”，看到几对拍婚纱照的青年伴侣，我从心底发出默默的祝福：被汤显祖、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青铜目光注视过的爱侣们，你们的后代必定聪慧异常。

1616，世间福咒。



喂海狮是个“旅游项目”，60块钱一小桶鱼，每一小条鱼扔下去，海狮们都群起跃出水面，还打起来。但也总有两三只“躺平”的，太阳下面慵懒地“贵妃躺”，两只短鳍憨憨地搭在胸前，浑身油光水滑，脂肪颤颤巍巍。

海豚被训练成了辛苦的打工族，每天四五场演出，在人的指挥下跳跃、转圈、顶呼啦圈、飙高音。最乖的那一只，需要亲吻观众，表演人鱼之恋。它们在每一节的间隙，游去管理员脚下吃东西。

白鲸同样令人心疼，以它们的体量，再巨型的水箱都是狭小的牢笼。两只白鲸作伴，同龄同性，逆时针仰泳，翻身，俯泳，上升，换气，旋转，仰泳……从早到晚，周而复始。

有的“橱窗”里仅此一只，雪狼、北极熊，不知它们怎样在各自的楚门世界里孤独地活了下来。

我拖着两个小孩，一路假装眉飞色舞。出得门去，终究松了一口气。作为一个世故而无趣的大人，我总在动物身上看到人的影子。而且，总算，逃离了烟熏火燎的烤鱼鱼味道，从入口到出口不消停的叫卖声，70元一只的气球，秀场满座请购贵宾席，刺耳的导游喇叭噪音，此处排队时间30分钟……

小孩子就看不见这些。夜宿水族馆。一个世故的大人的所有懊恼，都在凌晨睁开眼的一刹那消失了。静谧的天幕是深蓝色的，细小的鱼儿如漫天星斗游弋，无始无终，时间在消音后仿佛被延长了，扁平的扇形鳃鱼拖着长长的尾巴，宛如一个满弓的小提琴长音缓缓划过……

那一刻，便是康德所说的“头顶的星辰在心中唤起的惊奇与敬畏”？也是包惠怡的诗：“可是旷世的虹突然从海岬背后抽出/懵懂了水天之际最世故的魂灵”。

当了妈妈后意识到，作为大人的我，实在是狭隘而无趣的。鸟兽虫鱼之类，此前向来与我无关。大多数的博物馆，甚至公园，在过去二十年，也没有可能进入我的视野。有一阵子做环保艺术展，我着实迷过一阵生物、地球纪录片，BBC版的，法国版的，巴拉克版的。实则叶公好龙，不过是赖在一方电子屏幕前，在开幕酒会上添了些谈资，内心并没有真正挪出门去一步。

相比之下，我常常惊讶于小孩子的世界之“大”。我惊讶于他们如此关心小行星撞地球，关心火山、地震和龙卷风，关心恐龙，几十种名字的恐龙都分得清清楚楚。在天文馆里，他们孜孜不倦地站在屏幕前，把各种星球放在秤的两端，他们竟然关心“哪个星球更重”这种问题。海狮、海豹、海象、海牛的区别，也是他们告诉我的——妈妈你又错了，这些身上有斑点的是海豹，不是刚才我喂的海狮，海象的嘴巴里面有长牙。

我惊叹于小孩对自然万物的敏感和真心。在我当小孩子的時候，也曾有过这样的“境界”吧？又是如何遗失了呢？若不是因为小孩，我应该很难“重返”那真正浩大的实存世界。有诗人写，“我教过孩子们伟大的诗”；我却常常觉得：孩子们教我伟大的诗。

在启程的路上，我们的车渐渐驶出城市，进入靠近海边的一片新大陆，四周几乎一幢高楼都没有，一马平川的农田和荒草地，迎面排队似的飘来一朵一朵的白云，煞是好看。我便喊两个小孩，快看云啊，云像什么？他俩东张西望，嘻嘻哈哈，你一言我一语：

像豆酱的蛋花汤，扣在我们脑袋上；像化掉的冰淇淋，很好吃……像一群战舰巡逻，抓坏蛋；像乱七八糟的噪音；像地球上的一块一块的陆地，像许多小岛；像海浪……

坐多了地铁，会忽然明白公共汽车的好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海洋公园

姜亦朋



从小在农村长大，鸡和鸭是再熟悉不过的两种家禽。

说不清是什么原因，我喜欢鸭子要多一些。在我看来，和鸡相比，鸭子乖巧温顺，合群友善，同伴间几乎没有抢食和争斗的时候。它们对食物的要求也不高，无论精粗饲料，还是鱼虾蚯蚓，都会吃得津津有味。更多的时候，鸭子喜欢自己觅食。如果有江河、湖泊、水沟，那更是它们的乐园，在那些地方，它们可以一呆就是一整天。

鸭子还是守纪律的模范，也容易接受调教。记得那时我用一根竹竿，扎上一片布条，把鸭群赶到离家不远处的小河，或者是收割完麦子的大田里去。傍晚，还是用这根竹竿把它们赶回家。奇怪得很，要不了几天，那竹竿就成了引领它们的旗帜，对它们有着很强的暗示作用。只要看到这根竹竿，它们总是特别乖巧。说起来真是不可思议，如果你有事要做，暂时无暇顾及，只要把那根扎上布条的竹竿往边上一插，它们一准乖乖地在那有限的区域内自己觅食，不越雷池一步。吃饱了，就安静地围着“旗帜”闭目养神，或梳理羽

毛。说起鸭子的友善合群，有一件事让我感动至今。那是麦收时节，我在陆续收割麦子，也准备着灌水翻耕，蒔插秧苗。那天，一块地里的麦子收割完了，下午开始灌水。久旱

的麦田地下，蛰伏着太多的蚯蚓，大水突如其来，就纷纷钻出地面试图逃命。这样的机会哪能错过，我急忙从家里拿了一只铅桶，赶上鸭群往地里走。对鸭子来说，这实在是幸福时光，它们欢快地散开，大快朵颐去了，我则抓紧时间捡拾蚯蚓，一直到夜幕降临，才想起回家。我拎着铅桶，手拿竹竿，迎着渐浓的暮色，将鸭子赶回家。由于田埂又窄又滑，在经过一只涎肥坑时，有鸭子跌入坑内了。坑内的绿肥刚挖走，坑深足有两米，且四壁陡峭，任凭它如何努力，都无法爬上来。而此时，感人的场面出现了，走在前面的鸭群，竟齐刷刷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也不动，有的还焦急地回首张望，也似乎在向我求援。天已经完全黑了，坑内的鸭子折腾得筋疲力

尽，我只有跳下深坑，把它捞了上来。就在它回到鸭群时，几乎所有的鸭子都走过来，有的用头，有的用嘴，摩挲它的脖子，以示慰问。处在远端的那几只，一时无法挤过来，就伸长脖子和他打招呼……

坦白地说，很久以来，我对鸡的印象不好，感觉它们好斗、挑剔、懒惰。为了争食，它们用身子护着食物，也有的把食物踩在脚下，甚至互相争斗，各不相让，直到鸡冠上血肉模糊才罢休；鸡对饲料的要求也高，常常要用上好的谷物伺候，而自我觅食的本领又不如鸭子；鸡的懒惰更不要说了。一只成年的母鸡，除了酷暑那几天不产蛋外，一年差不多要产蛋三百枚，难怪母亲把它们誉为家里的“油盐船”——卖掉鸭蛋，换回一年的油盐酱醋。而且，对我们孩子来说也绝对是福音，母亲可以让隔三差五煮一个咸鸭蛋让我们解馋。但鸡就不一样了，扭扭捏捏，下两三个蛋，就要停一两天，当产蛋满二十多枚时，就干脆窝着歇息了……

读大学那阵看到过一篇文章，完全颠覆了我对鸡的认知。作者对鸡是大为赞美，说它是一种“德禽”，并归纳了鸡有“五

鸡和鸭的哲学反思

徐亚斌



花卉 (油画) 于晨

德”，什么“文、武、勇、义、信”云云。尽管内心受到震撼，却不以为然，仍死抱住儿时的理念不放，坚持认为鸭比鸡可爱。

现在想想，儿时的偏执多少有点浅薄、有点可笑。其实，纵然鸭有再多的优点，也还是有某些不足的，譬如，它们对“家”的认同没有鸡强烈，鸭没有“回家”的概念，心很野，常常需要强行驱赶才会归棚。而鸭最致命的短板是不负责哺育后代，它们不会牵

诗二首

秦史秩

游山偶得

客梦依稀去海沙，
时晴时雨亦咨嗟。
几枝玉母蟠桃树，
十里山塘荠菜花。
姜豉青牛浮夏水，
琼岛白鹤抱春霞。
张瑄夜绽赢明月，
只隔仙村四五家。

秋日登刘公岛

苍生泪血金甌缺，
醇酒抄书好卧谈。
失舵于今思碧海，
伤心昔日见烟岚。
嫣然几个阿烟女，
粉面何人作汉男。
此去北东三百里，
余威尚剩可无惭？

夏日地铁

若 隐

个姑娘完全反着来，居然也很好看。她穿过一条绑腿背带裤，一边的背带耷拉着，看上去十分可爱，我当时心想，要是换个瘦一点的柴火妞，未必能穿出她这种俏皮无邪的效果。“哎呀，你太胖啦，我们店里没有你的码。”她听到过这种话吗，还是会说这种话的店家她都自动忽略了，小仙女一样从树洞里变出来好看衣裳。也有穿得好看的男士。一个小男孩，屁股着了火似的坐不住，在座位上爬上爬下，念念有词，他妈妈不停地叫“好了好了，安静安静”，他并没听见。这位妈妈，不知是没睡醒还是太辛苦，满脸生无可恋的表情，到了某一站，头也不回逃一样地下了车。来接班的爷爷上地铁了，是位戴着考究的金丝边眼镜和手表的老先生，衬衫西裤烫得笔笔挺。某某某你好呀！他向小男孩打招呼，

爷你你好呀！说来也奇怪，小男孩安静下来，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，一本正经聊起天来。爷爷今天接着讲故事吗，模型也做吗？爷爷问，今天一起整理书架吗，整理好了一起吃蛋糕哦。这位爷爷，对小孩子的态度很特别，不是宠溺或是呵斥，而是有着朋友的亲切。我饶有兴趣地听他们一老一少谈天说地，讨论一天的计划，可惜还没说完，我倒要下地铁了。某一天的地铁有一点点挤了，有个人在那里心急火燎地打电话：“我一小时前赶不过去，我还在火车上……”他还在火车上，我和胖姑娘相视一笑。就在那个瞬间，我们同时注意到，站在我们近旁的一位眼镜姑娘开始摇摇欲坠，仿佛快要失去知觉，一个跟头栽下去了。胖姑娘出手很快，及时扶住了她，喊道：“小姐姐怎么啦，哪个好心人让个座

十日谈

公共交通众生相

责编：杨晓晖

坐多了地铁，会忽然明白公共汽车的好，请看明日专栏。

